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五十七回 九魔女群攝地仙魂 二孤神雙破天師法

請問看書者：那半空掉下死猴兒從那裡來的？乃月君駕下機密使馬靈是也。馬靈奉帝師之命，原向燕京探聽消息，聞得請了個大真人，在南都作法，就縱著一朵妖雲，直到鍾山之頂。見南郊結個大壇，有兩員神將守著，他便立在雲霄向上一照，見個道士打坐著，猜是出神的光景。從來猴兒心性頑劣不過，就要把這道士抓去，使他神回來的，尋不著身體；即以此復帝師之命，圖各位仙師一笑。他明明看著神將只當耍子，卻像老鷹撲小雞，從半空中直墜下去。早被溫天君大喝一聲，照著頂門一刀，劈為兩半；就有護壇的神兵，鎮住了魂靈兒。正好功曹奉符追去，送到涵虛羽士座前勘問，方知叫做馬靈，是從青州來的。遂著功曹押他陰魂，送入冥司定罪。心中一想，正是查不出女將壽數，如今斬了他個妖精，就可告辭回山了。忽又想起祖天師受記的話，是「遇馬則放」，沉吟一會：是神將殺的，與我無干，事已如此，只索聽其自然。即傳知管壇的內監，說斬了一名青州妖怪，啟請世子駕臨。

片時間，東宮儀仗與文武、大小臣工都到南郊。涵虛出壇迎接，說：「神將已發放回天，不妨都進壇中。」世子緩步而入，隨後是姚廣孝，陳瑄等。令侍衛提起猴兒，細看一會。世子見其形狀迥異尋常，回顧姚少師道：「此真妖物。」又拱手向涵虛致謝，並問斬他的始末。羽士已有成見在胸，遂應道：「貧道向岳庭查這班妖人的生死冊籍，內中唯一馬靈，乃是猴精，已經得道，成了妖仙，神通最大。冊上但注生年，更無死月。那邊全仗他的法術倡亂起來的。貧道遂遣四員神將去拿他，方能夠擒來斬了。其餘總是有限的運數，容易完結的。」姚廣孝道：「請問真人，神通大的尚然斬了，其他小丑何不一並殲之？乃欲留為亂階，何以故？」涵虛道：「少師止論其理，獨不知數乎？譬如當今之得天下，數也；彼之倡亂者，亦數也。運至而興，數盡乃滅，雖上帝亦不能置喜怒於其間。此妖猴乃是畜道，人皆可以誅之；若是人道，或應死於某處，或應死於某事，或應死於某人之手者，貧道焉得而問諸？」陳瑄問道：「不斬妖猴之首級而劈開腦蓋，何也？」涵虛應道：「大凡成氣候者，雖斬其首，猶恐出神遁去；唯劈其頂門，則泥九宮已裂，神不能走也。」世子點首道：「真人之言誠然。但所查女將壽數若何？」

幸為明教。」涵虛應道：「明晨貧道告辭還山，自當密奏。」

俄聞壇外人聲喧嚷，都是要來看妖猴的。姚廣孝即傳令挑在大木桿上，豎立於曠野之所，令人四布流言，說：「中原妖寇，皆係畜類。」江南之人，到有一半信的。後來建文皇帝也因這句話，動了疑心，所以決不肯來復位。此亦數之所使，且置不敘。當下世子又向涵虛道：「本宮尚欲留真人問道，請在宮內略住幾日。」涵虛再辭不允。世子命駕進城，諸文武皆扈從去了。

是夜，羽士閉目運動，只見功曹來復命，說：「中途遇著了鳩盤茶，卻是認得妖猴的，就把小神攔住，問：『是誰大膽害了他的性命？』小神說『是真人斬的。』鳩盤茶就奪去猴魂，並玉璽文書扯得粉碎，」把小神一腳幾乎踢死。還說要與真人動兵戈哩。」涵虛聽了，正合著祖天師「遇鳩則避」的話，心中未免著忙。且住，請問閉了目，如何得見功曹？不知涵虛雖能辟谷，還是肉眼凡胎，所見與人無異；若閉了目，用著神光，方能見得鬼神。這是精微的道理，唯學仙者知之。那時涵虛躊躇；倒不如乘著世子勉強留在宮，避他幾日，賺他去路上趕個空，然後慢慢回去。

天明後，世子已遣官來邀請，遂欣然乘輿入朝，到經筵左側內書房安歇。世子就見涵虛，先慰勞了幾句，便問：「女將運數還有幾時？」涵虛應聲道：「殿下登基之日，是他數盡之期。若要說到某年某月，只好貧道自知，不敢洩漏。」這是涵虛因得了天師兩人結仇的話，推度起來，少不得大家同歸於盡的。世子又因向來術士推算，都有這句話，不覺笑逐顏開，甚為敬服。心上想要長留在宮中，一者要窺探天機；二則恐妖寇勢大，要用他的道術；三則未奉燕王之命，不敢放他擅回。遂道：「明晨本宮當執弟子之禮來問道。」隨命駕至便殿，與姚少師相商，將此始末情由繕成密疏，交付金幼孜，先去復奏不題。

且說唐月君在宮中，與諸位仙師及眾女弟子講論玄門奧旨。忽有一團黑氣滾至面前，乃是鳩盤茶帶著馬靈之陰魂來見。月君問：「是誰害汝性命？」馬靈把前後情由哭訴一番。鳩盤茶道：「小魔奉聖主有事差往冥司，從半路遇著奪了回來。今欲令其皈依在我道，免他消受閻羅之苦。那賊道士卻容他不得，還要奏請聖主，拿來細細敲問哩。」月君謝了幾句，說：「前差馬靈，原向燕京，並未曾遣他到南都。何得先有害人之心，以致自喪其軀？若到冥司歷劫難超，今得大力援手，實出至幸。」說畢，即將自己臂上珊瑚數珠親自掛在盤茶項內；又取出華存所獻的紫電裙來相送，說：「些微不足為敬，並煩轉候聖主。」

鳩盤茶謝了月君。起行時，馬靈大慟，曼師笑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，汝皈了魔教，將來轉生，自然姓馬，做官也做個大司馬，還要封侯哩。」月君等皆失笑。

盤茶遂掣了猴魂，回到剎魔宮，備言其事。魔王大怒道：「我妹子駕下，都是這些空虛的仙子，怕的什麼天師！那裡敢去報仇！我若不與他出力，怎見得我姊姊的手段？」遂諭鳩盤茶道：「你選著九個善吸仙人魂魄的魔女，火速取了賊道的魂靈，先到帝師處請他發落，然後鎖來見我。弔他在空中一萬年，看還有甚道術沒有。」

盤茶即刻遵令，統著眾魔女，直到南都宮內，從地下一湧而出。涵虛凝神一看，為頭的那個好奇怪也！但見他：

雲繚繞，髮豐螺紋；風飄蕭，鬢垂犂尾。面如傅粉，斜橫著七八九道煞紋；唇若塗朱，緊藏著三十六點利刃。眸光溜處，疑翻黑水之波；眉翠分來，似刷陰山之黛。一片非霞非彩，總是衣裳古怪；幾翻旋霧旋風，良出裙襖希奇。若問姓名，就是慣吃生人的鳩盤茶；倘生塵世，便是能殺丈夫的吼獅子。

共隨著九個魔女，大喝：「賊道認得我麼？」羽士猜是魔王，便道：「我與汝天各一方，如風馬牛之不及，胡為乎到此？」

鳩盤茶大怒道：「他還裝著斯文腔兒！快與我動手。」眾魔女一齊向前，將涵虛扳倒向東，又放起向西，扳倒在北，又放起向南，竟把來當個扳不倒兒頑耍。涵虛只是定著神，由他擺弄。」

忽又擊將起來，如風輪一般，旋轉了百來回，涵虛只是凝然不動。眾魔女見他有些道行，就顛倒豎將起來，頭在地下，腳向天上，翻來覆去了多少遍，又一齊舞向空中，上上下下，你拋我擲個不住，又各扯了雙手兩足，四面轉輪起來，其快如風電相逐，涵虛此時覺著不能禁當了。九個魔女哈哈大笑，就在泥九宮與湧泉穴並七竅處所，用力一吸，涵虛神魂早已離了軀殼。

鳩盤茶就將金鎖鎖了，一陣旋風，直吹到帝師座下。

月君亟令女真取錦墩來賜坐，鳩盤茶道：「帝師與聖主是姊妹，豈有向著主子坐的？」再三謙遜，在下面側首坐了。說：「聖主令小魔追取賊道靈魂，送來發落。」月君法眼一看，見是個有道行的，便問：「汝係何人？敢害我使者廣涵虛應聲答道：「家祖天師授記云『汝係何人，敢與其事』，貧道豈有故違祖訓的理？」就把燕王差人逼迫下山，與神遊上界，並溫元帥斬了馬靈，自己不知情由，一一實說。月君叱道：「難道發向陰司，也還不知情由？也還不是你的主意？」涵虛頓首道：「只因神將說他夙有罪孽，以致發勘。負罪莫追，只求帝師處分。」

月君道：「自有剎魔聖主來處分你。」涵虛著了忙，連連叩首道：「我祖授記之語，皆應在事後，或是數應如此。但未曾開罪於魔王，還求帝師做主，情甘受罰。」

月君見說得有理，意欲寬他，鮑姑遂勸道：「天師與帝師，向係仙儕；今其子孫所犯，又是過失殺傷，律無抵命。似可原情。」曼師道：「有麻姑神鞭在此，鞭他一百何如？」月君道：「神鞭鞭人，未必即死；若鞭人之魂，頃刻而散。可惜了他一生道行。」遂諭涵虛道：「我今放你回去，意下如何？」涵虛道：「歷劫難酬聖德也。」月君道：「不是這句話。目今不論陰間陽間，人魔鬼魔，何處蔑有？你切不可書符作法，獲罪於剎魔聖主。再有一番著魔，便無人來與你解脫了。」涵虛聽了，感切肺腑，唯有垂淚叩謝。鳩盤茶立起說道：「小魔還要帶這賊道去，使他得知剎魔聖主利害。」月君道：「聖主為我爭體面，我如今倒要向聖主討情

分。是我之小仁，過日再煩曼師來拜復聖主罷。」鳩盤茶笑道：「便宜了這賊道。」只一腳，踢得在地下打滾兒。曼尼笑道：「魔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」於是盤茶引著眾魔女，自去復命。

涵虛神魂已自清爽，又謝了月君，御風而回。返至宮中，見自己屍骸，已出了內殿，在玄武門外，搭個席棚放著。兩個法官哀痛哭道：「不期到此喪了性命，死得甚不值錢。」棚內簇新貼著白玉版箋一聯對句云：

縮地黃泉出，昇天白日非。

涵虛不勝傷感。即斂神光，直下泥丸，腹內隆隆然一聲響動，已展雙眸。便呼弟子道：「難為你們了。」一逕坐將起來。

兩法官這一驚不小，大家往外奔跑。一個踏著了塊尖角磚，撲的跌翻在地下，大叫道：「師父莫與我索命！其實都睡著了，不曾看見師父怎樣死的。」再也掙不起來。涵虛又惱又好笑，到自己來扶他，道：「徒弟，我已成道，怎麼得死？」那徒弟掉頭一看，戰兢兢的道：「與我們徒弟不相干，是姚少師要立把屍靈抬到這裡。求師父饒放了我罷。」涵虛又道：「你錯了，我實未死，並不是鬼魂。汝可起來。」又把手去扯他的手。那法官覺著涵虛的手是溫溫的，方爬將起來，兩隻腿還有些發抖的。那前走的徒弟，遠遠望著，還只道師父是鬼；如今卻見兄弟兩個，向著他招呼，方敢走近前來。

就有多少看的人，都說張道士還魂了，一時擠滿道路。管宮門的太監飛報與世子；世子又差人看確，忙令內監傳請。涵虛道：「貧道就此起身，不能再應殿下之命。宮內留著的玉璽、寶劍，係是祖天師傳下，伏乞轉奏發還，在此候領。」內監只得依這話去復奏。世子如飛命駕，率領諸大臣直到玄武門北極偏殿，再三敦請。涵虛因玉璽、寶劍未曾發還，不得已，隨了內監進見。世子降階延接。行禮坐定，問說：「真人這次神遊，在孤家塵凡之見，不能深知玄奧；因何高弟子都說歸天，竟至匆忙起來？時值大臣會講，所以暫行遷出。孤家殊抱不安，然益欽道行非常也。」涵虛朗聲應道：「實係既死幸生，並非出神。前游上界，蒙祖天師示諭有難，不意竟至於此。」說畢即便告退。

姚廣孝甚為不懌，便道：「真人若竟死了，請問歸向何方？而今懇勸款留，乃殿下之美意，幸毋固執。」涵虛道：「無論生死，總非修道之人所當留之處。」世子道：「真人有此一難，孤家亦不好強留。但不知可得微聞受難之緣由？」涵虛道：「總為斬了妖猴起的。卻不便細陳，致泄天機。」任憑他君臣盤問，總無別語，唯有苦苦告辭。世子即命將玉璽、寶劍當面交割；並送白金五百為歸山之資。涵虛釐毫受，向上打個稽首，疾趨而出。

當晚即出了城，覓個小舟飄然竟行，一路無話。漸近九江地面，頓然發起怪風，將船兒在浪心內滴溜溜旋轉起來。涵虛方欲召風伯責問，不期船已升至半空，卻有數十侍女，簇擁著兩位佳人，各仗著寶劍，端立在雲霧之內。涵虛定神看時，真個窈窕風流也！怎見得？

一個玉質做豐，一個香肌略瘦。瘦不露骨，亭亭乎風神超世；豐不顯肉，軒軒然姿態軼塵。霧鬢風鬟，絕勝漢宮妝束；削襟窄袖，錯疑胡俗衣裳。或舉金枝，或拾翠羽，每從湘后翱翔；或弄明珠，或翻錦珮，亦向漢皋游衍。若曰神仙，曷不飛歸紫府？但居塵界，何妨嫁個郎君？爾乃千秋獨立，只對著清波皎月；胡為半路相逢，忽顯出靈威殺氣。

那上首的美人，將劍尖指著張羽士道：「你自不守分，造下罪孽。今日教你消受哩。」涵虛猜是二孤山神，遂深深打個稽首，道：「貧道屬在鄰末，久仰光儀，向者未敢造次。不知因何開罪，致觸尊威？伏惟諭明，甘受神責。」大孤神道：「你逞有妖術，無故斬了帝師駕下馬靈，還要妝聾做啞的，倒瞞著人。我奉剎魔聖主之命，等候多時。若要回山，須從水底下尋路去罷。」涵虛雖有道術，已作傷弓之鳥，未免心怯，只得連連打恭道：「請尊神暫息雷霆之怒，容小道明稟：那馬靈為神將所斬，貧道實出不知。今已蒙帝師原宥，釋放回山，與彼魔王何涉？況尊神與帝師及家祖天師，都是正道，豈有二位尊神，返為著邪魔，自傷同類之理？尚求垂察。」大姑叱道：「現今是魔王世界。帝師娘娘尚且與聖主結了姊妹；天下神靈，誰敢不遵？你那樣掛名的真人，就像個萌生出身的官兒，靠著祖父餘澤，一味胡為，曉得什麼道理！」小孤神又叱問道：「你說帝師已經恕過，有何憑據？」涵虛又躬身道：「若非帝師矜全，小道已為魔王所害，這就是憑據。乞二尊神推廣帝師弘仁。沒齒不忘。」小孤神向著大孤神道：「看來帝師放他是真，姑饒他罷。」

大孤神道：「這廝花言簧舌，都是抵飾之詞。若放了他，何以回覆剎魔王？」涵虛又打恭道：「大姑嚴厲，小姑惻。威惠兼行，均合正道。」眾侍女們皆唾而笑曰：「是個假斯文的呆子。」

大姑道：「也罷！只把他的徒弟留個在這裡抵罪。」小姑笑道：「姊姊處分得極當。目今貪官犯了賊罪，都卸在衙役身上，自己卻安然無事。正與律例相符。」涵虛再要求請時，大姑舉劍一揮：風過處，把船兒刮得飄飄如落葉，從天上輕輕墜下，卻在那陽湖波浪之中；兩名法官，已不見了一個。涵虛無奈，長吁數聲，仍回到龍虎山壁魯洞中修道去了。這回已經完局，下文不知何事。